

尚書正義

五

尚書正義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中第二

泰誓下第三

牧誓第四

武成第五

泰誓上第一

惟十至三篇

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

傳周自至示弱

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

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王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

傳十三年至伐紂

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曆

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旣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上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

歷文王昌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

傳渡津乃作

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旣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以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

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其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鵬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顥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

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顛何由爲此
言梁主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
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
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
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
篇名也

傳大會以誓衆

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
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
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
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
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
誓也

惟十至孟津

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畧者此

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而誓故言以師事會
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
傳三分至孟春

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
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知此大
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
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
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
月也

傳冢大至聽誓

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
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摠呼國君
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
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傳生之至爲貴

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爲首引也傳沈湎至無辜

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故沈酒爲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傳一人至政亂

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其濫也

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
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
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爲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
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
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闔謂之臺有
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
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
榭即今之堂堦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
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
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
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之上而
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
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
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

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剗剔謂割剥也說文云剗剗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剗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剗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亦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剗剔孕婦也傳俊改至之甚

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俊俊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

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

天佑至敬志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爲有罪也爲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

傳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爲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

傳越遠至其志

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爲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

得力鈞至可見

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

紂之至同罪

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實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

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傳祭社至於紂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冢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比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

泰誓中第二

傳次止至之北

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

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傳徇循至西土

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爲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摠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

傳鮐背至小人

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耆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耆面凍黎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黎故鮐背之耆稱黎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